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第

王雲五主編

道敎史概論

傅勤家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道 教 史 概 論

傅 勤 家 著

百 科 小 叢 書

第一集一第

道 教 史 概 論

傅 勤 家 著

上海河南路
五 雲 王 人 行 發

上海河南路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刷 印

上海及各埠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行 發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AOISM

BY FU CH'IN CHIA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目錄

- 第一章 道之名稱及涵義……………一
- 第二章 古代之巫祝史……………四
- 第三章 老莊列之學說……………九
- 第四章 秦漢之方士……………一二
- 第五章 漢書藝文志……………一八
- 第六章 道教之形成……………二一
- 第七章 天師道之盛行及其變動……………二六
- 第八章 道佛二教之相排……………三二
- 第九章 道教之隆盛……………三九
- 一 道教及老子之神談……………三九

- 二 神仙官府之設立……………四二
- 三 洞天福地……………四四
- 四 賞功罰過之條規……………四九
- 五 齋戒守庚申……………五〇
- 六 符籙祈禳禁劾諸術……………五二
- 第十章 道教之修養……………五四
 - 一 內丹……………五四
 - 二 存思……………五六
 - 三 服食燒煉……………五七
 - 四 房中行躡變化……………六一
 - 第十一章 唐宋之崇奉……………六五
 - 第十二章 道藏之出現……………七〇

第十三章	南北之分宗·····	七三
第十四章	元代之焚經·····	七六
第十五章	明清之道教·····	八〇
第十六章	現行之道藏·····	八二
第十七章	結論·····	八四

道教史概論

第一章 道之名稱及涵義

道教之名稱，人皆知出於老子道德經，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者也。但諸家之與義，皆不能離道以立言，如儒家之中庸，即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朱子註云：「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董仲舒亦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其視道之涵義，崇高如此，而諸家之說，亦各有其所謂道者也。

然則道敎之所謂道，果何如乎？試以淮南子原道訓解之，其言曰：「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坱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原流泉淖，沖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朝夕，舒之輒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絃宇宙而章三光。」秦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不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與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竝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鈞旋轂轉，周而復而，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爲爲之而合於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於和，有萬不同而便於性，神託於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總。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响楡覆育，萬物羣生，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賂生也，獸胎不贖，鳥卵不輟，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忽兮恍兮，不可爲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昔者馮夷太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鶩恍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扶搖挾抱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閭闔，淪天門。末世之

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洒道，使風伯掃塵，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上游於霄霓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瀏覽遍照，復守以全，經營四隅，還反於樞。』可見道家之所謂道，實與儒家不同。儒家之道，循乎日用人倫之常，而道家之道，則以出天地，超萬物，爲其極致，故道家之道，游乎方之外者也。儒家之道，游乎方之內者也。其涵義固顯然不同矣。

第二章 古代之巫祝史

道教之所謂道，其涵義固甚弘奧，但此字實從古代之神道而來。易繫辭云：「聖人以神道設教。」中庸很闡明『神道設教』之意義，引孔子言：「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也。故後漢時即稱道教爲鬼道，鬼道實繼神道而興者也。

古代之神道，主其事者爲巫祝史，尤異者爲立尸。中庸齋明盛服數語，即指立尸而言。傳說三代祭祀鬼神，皆有尸，但夏商無考，（禮記所言不可信）惟周代最詳，周人祭祖，以孫爲尸，盛服飲食，其父母跪拜供獻，視爲祖先所依附者。詩楚茨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此祭畢送尸之辭也。皇尸，神保，皆尊尸之稱也。立尸之俗，據通典所說，蠻夷亦有此風。迪典禮典八立尸議云：「自周以前，天地宗廟社稷，一切享祭，凡皆立尸，秦漢以降，中華則無矣。」註云：「按後魏文成帝拓拔濬時，高允獻書云：『祭尸久廢，今風俗則取其狀貌類者以爲尸，祭祀宴好，敬之如夫妻，事之如父

母，敗損風化，驢亂情禮。」據文成帝時，其國猶在代北。又按周隋蠻夷傳，巴梁間每秋祭祀，鄉里美鬻面人，迭迎爲尸以祭之。今柳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婦人伴神以享，亦爲尸之遺法。可知非三代獨有也。

至於巫祝史，三代以前已有之。國語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及少暉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可以爲證。尤以巫爲廣汎於世界文野之民間，實一切宗教之起原，而道教亦不能外是也。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褰舞形。」近人據殷商卜文，則謂巫字象兩手捧玉之形。姑無論象舞形，象捧玉，要皆事神之所爲。殷人尙鬼，故重巫，如

巫咸巫賢爲相。周人立尸，視巫頗輕，如魯君因天久不雨，欲曝巫，縣子言巫乃媿婦人，曝之何益。（見禮檀弓）晉景公以巫言不驗，殺巫。（見左傳）戰國初，西門豹沈巫於河，更以滑稽出之。（見史記滑稽列傳）惟周代之楚國，則甚重巫。（見前所引楚觀射父語）按靈字从雨从巫，象神靈下附於巫之狀，楚不立尸，而以巫爲神所附者。故楚辭如九歌東皇太一云：「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又雲中君云：「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森遠舉兮雲中。」此皆指巫所附之神也。及漢代而巫風更盛，蓋聚秦與六國之巫皆用之，如史記封禪書云：「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黨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以上所云，大都女巫，亦有男巫承祀者，蓋自周以來，巫覡已混合稱之也。例如後漢人撰曹娥碑，稱其父婆婆樂神，竟以溺死，此則男巫之證也。然女巫巫迄後世仍盛行，如晉書夏統傳云：「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

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給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爲喜慶，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回舞，靈談鬼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翩。』此皆仍以女巫爲重。後代男巫遂有女裝歌舞祈禱者，或因禁令，或由其他變遷。如唐時新羅之花郎，實由女巫而改變，使貴族子弟裝飾女子，敷粉塗脂，攜挈徒侶，遊行山川，號爲混融三教（儒、釋、道）亦稱仙花，仙源，此乃東北女巫之遺風。今西伯利亞滿洲之薩曠教，其男巫亦或作女裝跳舞，而楚粵之端公、喃巫等類，亦如是也。雲南貴州之苗、瑤諸族，亦暢行巫風，且世俗亦竟呼爲道士。仲家花苗羅羅三種言語不同，雖有文字，而已失傳，雖有書而波摩（道士）亦不解。羅羅道士用羊皮鼓，雲南之散民，子君羅羅皆有經文與覲爸。瑤人皆不識文字，但有覲爸之經典，呪語用之，而覲爸於文氣之較深者，亦不能解。至江南所謂師娘之類，以看香頭鬼神附體之事惑人，亦皆女巫之類耳。今中國之道教，雖與通行之巫覲似有分別，然其祈禱禁呪之術，何以異耶。

祝說文：「祝，主贊事者。」此爲以言詞告於鬼神之人。詩楚茨：「工祝致告。」是也。又爲迎送鬼

神享祀，從旁侑勸之人，詳見儀禮。楚辭招魂亦云：「工祝招君，背行先些。」此言祝迎神而導之入也。故祝須有口才，以美言悅神。孔子云：「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見論語）凡祝有告神之致饗詞，亦有代神致答之賜嘏辭。今舉後漢書祭祀志註以見一斑：「丁孚漢儀有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孝曾孫皇帝志，使有司臣太常撫，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墮其身，敢用絜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薌蕕、嘉薦、普淖、鹹醴、豐本、明粢、醪，用薦酌事於恭懷皇后，尙饗。』嘏辭云：『賜皇帝福，恭懷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孝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介爾景福，俾守爾民，勿替引之。』後代除家庭外，凡神廟皆以道士爲廟祝，今俗稱爲太保者也。

史在周代，甚爲重視，一切帝王神話，皆由彼傳說。嗣後另成專家，不與巫祝爲緣矣。

第二章 老莊列之學說

巫祝史固爲道教之來源，然道教所宗，厥爲老子，此蓋西漢以來之故事。唐奉道教，以老子姓李名耳，爲唐帝祖宗，尊爲太上玄元皇帝，號其書爲道德真經，因並莊周列禦寇亦贈爲真人，稱莊子書爲南華真經，列子書爲沖虛至德真經。其實史記老子列傳於其身世，多爲愉悅之詞。故所叙老子姓名鄉里及其子孫，必皆後人所竄改，非原有也。至於道教必宗老子奉爲開祖者，何歟？不過利用老莊列諸人之書而已。試舉如下：

老子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元覽能無疵乎。」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

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更觀莊子，語尤恢奇，其言云：『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後反。』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稀韋氏得之以擊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又託廣成子語黃帝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

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

若夫列子書出於晉代，正莊老清談隆盛之時，猶能推波而助瀾。其言云：「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憚不愛，仙聖爲之臣。」周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不可數焉。」

以上皆不過舉其大略，後來之道經，皆莫能出其範圍。故自有老莊列三家之書，定爲真經，（奉老子爲道德經，漢代已然）而道教之基礎始立。

第四章 秦漢之方士

老莊列之學說，果如何爲道教利用乎？當戰國之初，已有方士爲修養之術，故莊子刻意篇云：「吹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蓋莊子亦所不滿者也。然而楚國已高談之，楚辭遠遊云：「飡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羸穢除。」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頰以照顏兮，精純粹而始壯。」蓋在戰國之季，不第呼吸吐納，爲當世所習慕，且昇仙之談，亦爲所樂道。而老子之言，亦遂引用焉。故遠遊又云：「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關其開闔兮，排閭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大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迤。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耀。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驚。騎膠葛以雜亂兮，班漫衍而方行。挽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皇翼其承旂兮，

遇蓐收乎西皇。擊彗星以爲旂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游驚霧之流波。時曖曖其瞞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遷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咨睢以担橋。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可見楚國對於仙人之說，已極爛漫之至。而齊燕方士，尤播傳於北方，此其何故歟？戰國諸王，貴極富溢，所不足者，長生不老，昇爲神仙耳。然欲使彼等効呼吸引伸靜坐默想之功，決所不耐。方士乃迎合之，爲之求仙及長生藥，使可不勞而獲成仙。此彼輩之所甘心，不惜耗人民之脂膏金錢，供方士之用者也。故史記封禪書云：『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皆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

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及漢武帝尊少君，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常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與劑同）爲黃金矣。」於是祠祭服食之術皆由此盛。劉向爲漢大儒，成帝時亦學燒煉黃白之術。漢書劉向傳：「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卽劉向）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尙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而列仙傳亦相傳爲向所撰焉。王莽專心復古，亦好神仙之言，莽傳云：「伏念紫閣圖文，太一、黃帝，皆得瑞以僊。」又漢書郊祀志云：「王莽種五梁禾於殿中，各順色置其方面，先露（與養同）鶴髓，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穀僊之術也。」師古注：「五色禾也，谷永所謂耕耘五德也。」（谷永亦成帝時學者，但不信仙道）其勤求昇僊可想。其時有道士西門君惠，劉向之子，歆信其言，欲代莽

爲帝而卒被殺者，亦卽方士也。迄於東漢，此風彌彰，所謂方士之道術，已漸合併於道教之中。後漢書方術傳云：「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局於明靈之府，封牒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鈴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蹟，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由是一切占卜星緯之法，亦皆併入於道教之中。三國之士，更耽其說。魏文帝典論曰：「潁川卻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爲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貴數倍，議郎安平李暉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後始來，衆人無不鷓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爲之過差，氣悶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闕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惟一人哉。」東阿王作辯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

左慈，陽城有卻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有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世人之徒，接奸宄以欺衆，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恆，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馘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常試卻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屬，腰帶割玉方，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努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爲徐市欒大之徒也。故道敎之方術，遂以多端。試引淵鑑類函道部

崔元山瀨鄉記曰：「老子爲十三聖師，養性得仙，各自有法，凡三十六。或以五行六甲陳，或以服食度骨筋，或以深巷大巖門，或以呼吸見丹田，或以流理還神丹，或以獻歛遊天山，或以元陽長九分，或以恬澹存五官，或以清淨飛凌雲，或以三神及斗迴，或以三五竟復還，或以聲罔處海濱，或以三黃居鬼魂，或以太乙行成均，或以六甲御六丁，或以祭祀致鬼神，或以吹响沈深泉，或以命門固靈根，或以璇璣得玉泉，或以專守升于天，或以混沌留我年，或以把握知塞門，或以太乙柱英氛，或以虛無斷精神，或以黃庭乘僮人，或以柱天得神仙，或以玉衡上柱天，或以六甲遊玄門，或以導引俛仰伸，或以寂寞在人間，或以藥石上騰雲，或以九道致紅泉，或以厥陰三毛間，或以去欲但存神。」其門類之紛歧，蓋不可勝計，然皆由秦漢方士彙集而來。今之道藏，亦莫能外是耳。

第五章 漢書藝文志

因方士之各種方術，其後悉包容於道教，故後世道藏之書，駁雜乃不可倫。試以漢書藝文志所記，稽之道藏所收者，略較於次：

漢書藝文志：『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辛甲二十九篇。鬻子二十二篇。筮子八十六篇。老子鄰氏經傳四篇。老子傅氏經說三十

七篇。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老子四篇。文子九篇。蜎子十三篇。關尹子九篇。莊子

五十二篇。列子八篇。老成子十八篇。長廬子九篇。王狄子一篇。公子牟四篇。田子二十

五篇。老萊子十六篇。黔婁子四篇。宮孫子二篇。鶡冠子一篇。周訓十四篇。黃帝四經四

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雜黃帝五十八篇。力牧二十二篇。孫子十六篇。捷子二

篇。曹羽二篇。郎中嬰齊十二篇。臣君子二篇。鄭長者一篇。楚子三篇。道家言二篇。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以上皆道家之說，其被收入於道教書中也固屬當然。且如老莊列諸子，唐代皆尊爲真經，乃至亢倉關尹之流，亦皆以真經奉之，固視爲道教之根本矣。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堯舜陰道二十三卷。湯盤庚陰道二十卷。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天一陰道二十四卷。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道要雜子十八卷。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黃帝岐伯按摩十卷。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秦壹雜子十五家方二

十二卷。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秦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

以上所列漢書藝文志，僅道家、房中、神僊三家，除已亡佚外，皆爲後世道書所必收。且道藏之中，於此藝文志三家之外，若諸子中名、法、墨、兵、農、諸家，與占星、陰陽、五行、雜占卜、醫經、醫方，凡屬數術、方伎諸家之書，莫不收入，以及地形之山海經等，亦不能捨之。淮南之類，更無論矣。至於儒家之周易，更爲道教所奉爲瓊寶，蓋道教修養之術，尤必藉易說以宣傳焉。甚如揚雄之太玄經，亦爲道教囊中物。而兵家陰謀，尤爲道士所利用。唐道士李筌，遂自造黃帝陰符經，後人推爲闡道教之祕奧，包容諸子，爲百家之淵泉，而後世之藉道書以稱兵者，則以託於黃帝風后之鈴機，紅巾白蓮之徒，更自言有剪草爲馬，撒豆成兵之道術，何莫由方士而出耶。

第六章 道教之形成

迨後漢時，而道士之名稱遂固定，而道之名亦由是起。王莽時道士西門君惠，桓譚新論尙稱爲方士，可證方士改稱道士，端在前後漢交替之時也。後漢書第五倫傳云：「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此可見道士以清潔爲標幟，人民皆習知其名矣。至順帝時而有太平道出現。後漢書襄楷傳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宗，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註引『太平經』（按今道藏中尙有之，在太平部，凡一百十九卷，云多缺卷）曰：「吾書中善者，悉使青下而丹目，合乎吾之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主仁而有心，赤者太陽，天之正色也。」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陽則亂其財，人失陰陽則絕其後，君臣失陰陽則其道不理，五行四時失陰陽則爲災。今天垂象爲人法，故當承順之也。」又曰：「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衆得之謂神呪也。呪百中百，十中十，其呪有可使神爲除災疾，用之

所向無不愈也。〔桓帝時，襄楷又上書言：「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註引「太平經典帝王篇曰：真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聞邪？」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則立致太平。元氣有三名，爲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爲天、地、人；天有三名，爲日、月、星，北極爲中也。地有三名，爲山、川、與平土；人有三名，爲父、母、子；政有三名，爲君、臣、人；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銖分使其同一，擾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也。」又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生也，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真人欲重知其審，今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爲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理國之道，多人則國富，少人則國貧。今天上皇之氣已到，天皇氣生，物乃當萬倍其初天地。」此實道教經典之緣起，卽真人天師之名位亦由此出。（真人之稱，已見莊子。天師名詞，亦襲用莊子黃帝稱牧馬童子者。）未幾而張角之亂作。後漢書皇甫嵩傳云：「初，鉅鹿張

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勅，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其後張角雖平，而于吉尙傳道江南。三國志孫策傳註引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爲仙人鏤，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訶不能止。策卽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衆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禮拜之，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洋張津爲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

道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晤耳。今此子已在鬼籙，勿復費紙筆也。」卽催斬之，縣首於市，諸事之者，尙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福。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近已百年。」今稱道士爲黃冠，蓋卽襲黃巾之服色，而張津著絳帕頭，又爲後代紅巾所自仿也。

然後漢之季，以道術惑人者，尙不止此。三國志張魯傳云：「祖父陵（道教稱爲張道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稱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註引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脩。駱曜教民緝匿法，角爲太平道，脩爲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爲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爲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

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爲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爲姦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五斗米以爲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爲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蓋當時天下大亂，人民不保其生，天師道據險自治，能撫養民夷，故信從者衆耳。其後張魯雖降於曹操，而彼之天師道，遂流行於全國，今之張天師，卽從此而來也。

第七章 天師道之盛行及其變動

晉代奉天師道者甚衆，雖智識之士及名族子弟，亦樂從之。如王羲之即世奉天師道者。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次子凝之，爲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孫恩傳云：「世奉五斗米道，叔父秦，見天下兵起，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爲會稽王道子所誅，恩逃於海。衆聞秦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讎。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吳郡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史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恩據會稽，號其黨曰長生人，宣語令誅殺異己，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內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後爲劉裕所破，恩赴海自沈，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亦名族之裔，後亦敗死。此則天師道亦效張角之黃巾而起事者也。孫恩王凝之同奉天師

道而同道相殘，亦暴惡矣。然天師道終不衰。鍾嶸詩品云：「謝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此所謂治者，即天師道所設，分布各地者也。人家以嬰兒託之，信其可得神佑耳。

雲笈七籤卷二十八云：「謹按：張天師二十四治圖云：『太上以漢安二年正月七日中時，下二十四治。上八治，中八治，下八治，應天二十四氣，合二十八宿，付天師張道陵奉行布化。張天師諱道陵，字輔漢，於蜀郡臨邛縣渠亭山赤石城中，靜思精至。五月一日夜半時，有千乘萬騎來下，至赤石城前，金車羽蓋，步從龍虎，鬼兵不可稱數。有五人，一人自言，吾是周時柱下史也；一人自言，吾是新出太上老君也；一人云，吾是太上高皇帝，中黃真君也；一人言，吾是漢師張良子房也；一人言，吾是佐漢子淵天師外祖也。』子骨法合道，當承老君忠臣之後，今授子鬼號傳世，子孫爲國師，撫民無期。於是道陵方親受太上質勅，當步綱躡紀，統承三天，佐國扶命，養育羣生，整理鬼氣，傳爲國師。依其度數，開立二十四治，十九靜慮，授以正一盟威之道。伐誅邪僞，與天下萬神分付爲盟，悉承正一之道也。」

上皇元年七月七日，無上大道老君所立，上品治八品，訣要掌中，伏虧造天地，五龍布山嶽，老君立位。

治，以用化流愚俗。學者不得貪競，欲仙道克成，可傳之與質朴也。

第一陽平治。第二鹿堂山治。第三鶴鳴神山治。第四瀛沅山治。第五葛瓊山治。第六庚除治。第七秦中治。第八真多治。

無極元年十月五日，真正無極太上立治中八品氣要訣，在掌中，第一昌利治。第二隸上治。第三涌泉山神治。第四稠稷治。第五北平治。第六本竹治。第七蒙秦治。第八平蓋治。

無上二年正月七日，無爲大道玄真立下八品治氣要訣，在掌中，第一雲臺山治。第二澣口治。第三後城山治。第四公慕治。第五平岡治。第六主簿山治。第七玉局治。第八北邙山治。『玄都律第十六云：「治者性命魂之所屬也。」五嶽名山圖云：陽平治，鹿堂治，鶴鳴治，治沅治，葛瓊治，更除治，秦中治，真多治。』

右八治是上品，並是後漢漢安元年，太上老君所立。

昌利治，隸上治，涌泉治，稠稷治，北平治，本竹治，蒙秦治，平蓋治。
右八治，是中品，置如前云。

雲臺治，灑口治，後城治，公慕治，平岡治，主簿治，玉局治，北邙治。
右八治，是下品，置如前云。

岡氏治，白石治，鍾茂治，具山治。地圖云：此四治在京師東北。

右此四治，是張天師所加，充前二十四治，合成二十八治，上應二十八宿。

平公治，公慕治，天台治，灑鄉治，樽領治，代元治，和里治，漓沅治。

右是天師更加此八治以配八品，周布四海，鎮國化人也。今俗傳張天師印爲陽平治都功字樣，即從此而來，陽平治爲二十八治之一，都功者，不過治中之一職事而已。

然天師道之外，非無別派，如晉之葛洪，卽其一也。晉書洪傳云：「洪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在山積年，著述不倦，其自序曰：「世儒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

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洪之所著，推闡仙道，播傳甚力，可謂道教之功臣。梁時有陶弘景。梁書陶弘景傳云：「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爲遠矣。』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恆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遍歷名山，尋訪仙藥。」傳又言弘景好著述，尙奇異，善辟穀導引之法，此皆道教所賅容者也。三茅君考，史記秦始皇本紀集解引太原真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會祖父濛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秦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俱對，此仙人之歌謠，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此證茅山道更遠在天師道以前，今之茅山道士，尙崇奉三茅君，不與天師道同科也。

故南朝時，道教除天師道外尙有三茅仙道特起。卽北朝之天師道，亦有人起而奪之，發生變動。魏書釋老志云：「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少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效，守志嵩岳，精專不懈，忽遇

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侍衛，集止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鎮靈集仙宮主表天曹，稱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誠修善之人，無所師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謙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軌範，首處師位。吾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音誦新科之誠二十卷，號曰並進言。吾此經誠自天地開闢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宜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豈有斯事，專以禮度爲首，而加之以服食閉練。」復遇牧土上師李譜文來臨，授謙之天中三真太文錄，勅召百神，壇位禮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凡六十餘卷，號曰錄圖真經，付汝奉持，轉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宮靜論（當作輪）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起真仙矣。又地上生民末劫垂及，其中行教甚難，但令男女立壇宇，朝夕禮拜，若家有嚴君功及上世，其中能修身練藥，學長生之術，卽爲真君種民藥。別授方銷練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皆有決要。」於是魏世祖（太武帝）欣然，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遂立天師道場，改元太平真君，建靜輪天宮。並因崇道之故，滅佛教，殺僧徒，毀佛寺，其後佛教雖復，而後魏諸帝，每卽位，必親至道壇，受道士符籙，從此道教不復爲張氏天師道所專有矣。

第八章 道佛二教之相排

自道教初興，佛道亦即輸入。相傳漢明帝求佛教於西域，輸入佛經佛像。但亦有謂秦及西漢末，佛教已傳入者，非本書所論。明帝之弟楚王英，即以奉佛稱。後漢書楚王英傳言英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明帝詔云：「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桓帝亦兼好佛老。後漢書襄楷傳：「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尙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可見佛教初入，尙沿襲道稱，號爲浮屠道，與道教並重。儒釋道三教之名稱，遠在其後。（陶弘景茅山長沙館碑：「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道佛並重，乃至三教並崇，則後代尙然，今猶如是。）南齊書張融傳：「病卒，遺令入殮，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即陶弘景信道亦兼信佛，南史陶弘景傳云：「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鄒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既沒遺令：「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夜常燃燈，

且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道人卽僧，道士卽道也。是今人於喪中兼延僧道誦經，有由來矣。

然而道士對於佛教之輸入，信奉者日盛，恐奪其衣食，遂起競爭。其始倡爲老子西遊化胡成佛，以佛爲道教弟子，此說已起於東漢之時。後漢書襄楷傳云：「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後世道經如老子西昇經，老子化胡經之類，益推波助瀾，證成其事，而佛教徒亦遂造作經典。海錄碎事引清淨行法經「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淨光菩薩，彼稱顏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釋藏中無此經名，蓋係僞造。按唯識述記「摩納縛迦，此云孺童，釋尊往昔爲孺童菩薩，供養燃燈佛見瑞應經。」又心地觀經作摩納仙人，皆指如來，無孔子爲孺童之說。蓋訛儒爲儒，遂以屬之孔子也。溧水縣南，相傳有儒童祠，本孔子祠，南唐改曰儒童寺。蓋自東漢以來，道佛二教相爭爲師，互相排詆，遂日以激烈矣。南史顧歡傳：「歡以佛道二家，互相非毀，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絕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會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佛教

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辯也。」歡論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此蓋保護國教之盛心，而北朝魏太武帝崇道滅佛，亦信崔浩之言，以佛爲胡神耳。袁粲託爲道人通公，與之相駁，此兩家爭論，但及玄義而已。後乃互詆益甚，決發鄙狠。佛徒作笑道論（見廣弘明集卷九）道流亦作道笑論以敵之。兩家著作日多，極盡村婦對罵之致。茲舉癸巳類稿所記，以見一斑。周天和五年，甄鸞上笑道論，五月十日，羣臣詳議，以爲傷蠹道法，卽於殿廷焚蕩。法苑珠林則盛誇其書，今僧徒私寶之，書不可滅。故道家聊笑焉。笑道論曰：文始傳云：「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入九重白門，天帝見老使拜老，使命喜與天帝相禮。」道家笑曰：「廣弘明集造吳書云：「闕澤對吳主曰：若以孔老與佛比方，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與道爭奇。至謂天有不敢，可云奇特。又言天帝供養釋種，稽首頂禮，生集沙門，不拜王者，已是亂民，今復死傲天帝，豈非狂鬼，混沌之談，七情不備，竟無懼心，良可笑也。」笑道論曰：「臣就觀學，先教臣黃書合氣之法，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四鼻，兩口兩舌，兩手兩心，正對陰陽，法二十四氣之

數行道。」（依辯正論出道謬僞篇引較詳。）道家笑曰，就寺披經，尤堪撫掌。大集經（有函虞函）云：賢劫初，大三摩多夫人貪欲，驢根出見，就之生子。觀佛三昧經云：佛出身根，繞須彌山七匝。又云：佛化人與淫女妙意行於世事，乃至六日，纏綿不已。大威德陀羅尼經云：佛告阿難，如一婦人，以千數丈夫受欲果報，不可令其知足。有五疽蟲戶在陰道中，常惱彼女，令其動作。樓炭經叨利天品云：兜率天相牽手，他化自在天念，淫即成立。世論云：諸天以泄氣爲樂，佛避女色，止畏衰相，既不敢淫，又欲泄氣，與淫女合，卽云非違，何取握固。六周日昏。劉晝傳奕人俱通雅，扶僧隱私，言僧尼不昏，天胎殺子，道譬狼餐，釋乃鼠竊，貪慕嗔螫，良可笑也。笑道論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方爲木，男也；釋生西方爲金女也。案金克木，官鬼爲夫，佛應是男；道乃爲女。」道家笑曰：循檢後漢佛書初入中國，卽有彌勒爲女身經，轉女身菩薩經（後漢失譯，唐智深開元釋教錄猶載其目）。佛本是女，是好女子，何勞深諱。甄鸞所案星命偏詞，道家所依，天下通義。孔子元辰經（蕭吉五行大義）云：男立命於寅，女立命於申，陰能損陽，故金克木，若言官鬼爲夫，則是專論女人年命（古用六字，以太歲言）。五色取間，箕畢從好，木八誠女，金九誠男，然金四嫁丙，豈得非女。又日生於東，是爲陽宗，月生於西，是爲陰宗，盛德在木，春東爲

陽盛德在金，秋西爲陰，道不違天，就居男位，天不違佛，乃生西方。鸞不明理，使陰陽錯，良可笑也。笑道論曰：「佛書南無是爲梵語，道言西金畏火，南方無佛，又言胡王以老子南化天竺，乃稽首稱南無佛。」道家笑曰：歸命還音，應云曩膜，此方學者，不習番言，南無之文，解之失旨。僧徒本意，強取南無，以示希有，亦未得也。和尚桑門，亦是番名，苾芻苾芻夷，（優婆夷是此夷字，今作尼者，亦僧徒妄誕之證。）本有正音，今則比丘比丘尼，忽飾華文，上比孔聖，自是志高，還譯語佛，殆將不曉。不夷不夏，名號無稽，良可笑也。笑道論曰：「老子化胡，老子妻憤陀利爲釋迦佛，又尹喜等爲佛使闍賓國，一時五佛頓出。」道家笑曰：清淨法行經（法苑珠林）云：「佛遣三弟子，儒童菩薩爲孔子，光淨菩薩爲顏淵，摩訶迦葉爲老子。（可參看前章所引海錄碎事，語有異同。）空寂所聞經（辨正論）云：「迦葉爲老子。」須彌四域經（辨正論）云：「應聲大士爲伏羲，吉祥菩薩爲女媧。」佛生年有限，不聞上及伏羲女媧，下及孔子顏淵，五佛同時，可云老作，萬年各聖，定非佛遣。佛家宏旨，感見不定，則道遣五佛，卽是禪會。鸞譏頓出，識等醜難。又老子化胡，後漢襄楷已明言之，其時佛法初至中國，語必不虛。又爲女身經轉女身經，後漢不譯，殆諱償陀利事。魏書于闐傳云：「比摩寺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西域自言佛是

老子所化，甄鸞不達，乃復笑之，不成笑道，正是誘佛，小辨失據，良可笑也。笑道論曰：「化胡經云，佛法上限三十三天，不及道家八十一天，是爲道安。」道家笑曰：「天運九重，位分九野，以九乘九，八十一天，邃古妙義。三十三天，出何典記，道藏靈書經：「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此則用五對三，與釋同妄。又據佛談，某天有欲，某天無欲，廣撰譎言，良可笑也。笑道論曰：「文始傳云，日月直度各三千里，迴六千里，直迴二率不應。」道家笑曰：「起世經（因函）云：「日月天子，身分光明，形服瓔珞，日日轉側。」大集經云：「有一聖人，名大威德，語驢子之子，謂此昴宿，其姊所生。」所言日月不曉光由，又使昴宿，橫添丈人。又云：「大星宿其數有八，五星日月羅候。」日月爲星，既昧日生之氣，至於羅候，更不光明，曾此不知，又何爲教。樓炭經（積函）云：「大星圍七百里，中星四百八十里，小星二十里。」增一阿含經（空字函）云：「大星一由旬，（三十里），小星二百步。」瑜珈論（性函）云：「大星十八拘盧舍，（一拘盧舍得牛鳴聞五里），中星十拘盧舍，小星四拘盧舍。」文始言三千里，三乃二誤，積畫偶加，鸞持作笑。及覽僧譯，如瞽談天，忽大忽小，日被瓔珞，星切親眷，良可笑也。笑道論曰：「道士威儀，俱襲僧舊，方丈三洞，名亦釋餘。」道家笑曰：「道教中元施食，事由元都大會，釋家自論

博叉（月也）不合中憲日月。乃言七月十五，目連面然，別生典故，覲施小利，便背佛憲。後又傳譌，婆那作盆，倒懸爲盎。（見一切經音義）襲用中元，明是道士餘談，盆混婆那，豈非室如懸磬，觚却不觚，釋將非釋，良可笑也。』兩家相詆，互云勦襲，迄於後代，竟無休止。又有儒生加入辯論，並詆道佛，成爲三教相爭。南朝以至唐代，帝王亦往往召集三教名流，聽其辨駁，有議屈而被罰者。民間亦造爲三教吸酸圖，畫儒生僧人道士三人，共圍一醋甕，持杯攢眉而吸醋。（此圖日本尙有之，繪入日本百科大辭典。）亦可謂盡譏嘲之能事矣。

第九章 道教之隆盛

自道教初立，其勢日盛，內則兼容並包，以擴充本教，外則排詆剽竊，與佛教抗衡。於是經典之增多，方術之猥濫，神話之大起，遂使道教之面目一新，而成完全之今日道教。茲分類略叙於左：

一、道教及老子之神談 道之名義，在老莊淮南諸子，僅譬喻之玄談而已。漢晉以後，至於隋唐，寔成具體之神話，乃有創造道教之人物，所謂元始天尊之類者出焉。葛洪枕中書：『昔二儀未分，溟滓瀉濛，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狀如雞子，混沌玄黃。已有盤古真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遊乎其中。溟滓經四劫，天形如巨蓋，上无所係，下无所依。天地之外，遼屬無端，玄玄太空，無響無聲，元氣浩浩，如水之形。下無山嶽，上無列星，積氣堅剛，大柔服維，天地浮中，展轉無方，若無此氣，天地不生。天者如龍旋迴雲中，復經四劫，二儀始分，相去三萬六千里。元始天王在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宮殿並金玉飾之，常仰吸天氣，俯飲地泉。復經二劫，忽生太元玉女，在石澗積血之中，出而能言，人形俱足，天姿絕妙，常遊厚地之間，仰吸天炁，號曰太元聖母。元始君下遊見之，乃與通氣結精，招還上宮。當此之時，

二氣細縑，覆載氣息，陰陽調和，无熱无寒。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並不復呼吸官氣，合會相成，自然飽滿，大道之興，莫過于此。結積堅固，是以不朽。金玉珠者，天地之精也，服之與天地相畢。元始君經一劫，乃一施太元母，生天皇十三頭，治三萬六千歲，書爲扶桑大帝東王公，號曰元陽父。又生九光元女，號曰太真西王母，是西漢夫人。天皇受號十三頭，後生地皇，地皇十一頭，地皇生人皇九頭，各治三萬六千歲。於今所傳三皇天文，是此所宣，故能召諸天上大聖及地下神靈，无所不制。故天皇真人，三天眞王，駕九龍之輿是也。次得八帝，大庭氏、庖羲、神農、祝融、五龍氏等是其苗裔也。今治五嶽。』隋書經籍志『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冲虛癡遠，莫知其極。所以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以爲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祕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說之經，亦稟元一之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爲，亦與天尊常在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若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奧，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

省視。天尊之開劫也，乃命天真皇人改囀天音，而辯析之，自天真以下至于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

又若老子。除史記列傳作愉悅之辭外，其後列仙傳之流，已漸加藻飾。太平道天師道等更皆奉老子爲師，尊其書爲經。至後代而老子遂成爲至尊無上，神變無方之神人。老子內傳：「太上老君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楚國苦縣曲仁里人也，其母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因有娠。懷之七十二歲，于陳國渦水李樹下，剖左腋而生。指李樹曰：此爲我姓，生而白首，故號老子。耳有三漏，又號老聃。頂有日光，身滋白血，而疑金色，舌絡錦文，形長一丈二尺，齒有四十八。受元君神圖寶章變化之方，及還丹伏火水汞液金之術，爲七十二篇。在周爲守藏史，武王時爲柱下史，能爲天神所濟，衆仙所從。所出度世之法，有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治心養性、絕穀、變化、役使鬼神之法。」王圻續文獻通考：「葛稚川曰：老子無世不出，數易姓名。出于黃帝時，號廣成子，周文王時，號鑾邑子，爲守藏史。武王時，號有成子，爲柱下史。康王時，號郭叔子，漢初爲黃石公，漢文時，號河上公。」此皆六朝人以來所增飾者，後代有老子八十一化經，卽源於此。老子之地位既崇，乃更有老子一炁化三清（玉清、太清、上清）之說，

是神仙世界，皆老子所造成。於是太上老君、玄元皇帝諸名稱，乃當之無媿矣。

二、神仙官府之設立。當張角、張陵之道教初起時，所謂司人間禍福者，祇有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今稱爲三官大帝者也。迨其後，既有元始、太上諸尊位乎上，則神仙官府當然加增。世傳葛洪枕中書、陶弘景真靈位業圖之類，皆雜沓紛綸，漫無統紀。茲姑舉葛洪枕中書以見一斑。真記曰：玄都玉京七寶山，週迴九萬里，在大羅之上，城上七寶宮，宮內七寶臺，有上中下三宮，如一宮城，一面二百四十門，方生八行寶林，綠葉朱實，五色芝英。上有萬千種芝，沼中蓮花，徑度十丈。上宮是盤古真人、元始天王、太元聖母所治。中宮太上真人、金闕老君所治。下宮九天真皇、三天真王所治。許由巢父今爲九天侍中，箕山公、夏啓、周發受書爲四極明公，或住羅艷，或在洞天。漢高祖光武並爲四明賓友。周靈王今爲太虛侍郎，治波龍山、樂子長闔家得仙，未昇天任，並住方丈之室。郭景純爲都籙司命，治虛臺也。左元放今爲天柱真人，監仙侯、葛玄受金闕君命，爲太極左仙公，治蓋竹山。又在女兒山，常駕乘虎騎也。許映始爲霍林仙人，許穆在華陽洞天，立宅爲真人。許玉斧在童初之北，位爲真人，未有掌領。鮑靚爲地下主者，帶潛山真人，復五百年，當爲崑丘侍郎。鄭思遠住南霍，常乘虎豹白鹿，未有職事。蔡鬱壘

爲東方鬼帝，治桃丘山。張衡、楊雲爲北方鬼帝，治羅鄴山。柱子仁爲南方鬼帝，治羅浮山。領羗、蠻鬼、周乞稽康爲中央鬼帝，治抱犢山。趙文和真人爲西方鬼帝，治蟠冢山。『鬼谷先生爲太元師，治青城山。王子喬爲金闕侍中，治桐柏山。赤松爲崑林仙伯，治南嶽山。王子登爲小有天王，治王屋山。孤竹伯夷、叔齊等並爲九天僕射，治天台山。孔丘爲太極上真公，治九嶷山。顏回受書，初爲明泉侍郎，後爲三天司真。七十二人受名元洲門徒三千，不經北酆之門。周公旦爲北帝師，治勁革山。莊周爲太元博士，治荆山。孫權受任，治亦在荆山。張道陵爲三天法師，統御六虛，數侍金闕，太上之股肱，治在廬山，三師同宅。王方平今爲上相，治月支國。人鳥山。墨翟爲太極仙卿，治馬跡山。徐來勒爲太極真，治括蒼山，小宮在天台山。陳世治小台山。嚴君平今治在峨嵋山。屈原爲海伯，統臨八海。王弼爲北海監，郭聲子爲閩風真人。魏夫人治南嶽山，裴清靈治四明山，馬明生今在鍾山，陰長生爲地肺真人，孫登、閩北真人。九華真妃治夏蓋山，或在龍山。王長、趙昇受書爲廬山中正，三天都護。韓衆今爲霍林真人，瑯琊爲太虛左掾侍史。』凡諸神仙，或有治，或無治，亂雜可想。『太平御覽道部引登真隱訣曰：『三清九宮，並有僚屬，例左勝於右。其高總稱曰道君，次真人，真公，真卿。其中有御史、玉郎、諸小號，官位甚多也。女真則

稱元君夫人，其名仙夫人之秩，比仙公也。夫人亦隨仙之大小男女，皆取所治處，以爲著號，並有左右。凡稱太上者，皆一宮之所尊。又有太清右仙公，蓬萊左仙公，太極仙侯，真伯，仙監，仙郎，仙賓。」其官級之森嚴，又可想也。至於黃庭經，凡人身五官臟腑，皆有神名，且有三尸之號，其繁猥殆出於意想之外已。

三、洞天福地 神仙處所，最初所說者，爲東海中三神山，卽蓬萊，瀛洲，方壺。西方則有崑崙，閼風，爲東王公西王母所居。次之爲十洲記之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亦傳東方朔著，實漢以後人著。）其後剽竊佛經，亦有三十三天之說。酉陽雜俎玉格篇云：「道列三界諸天，數與釋氏同，但名別耳。三界外曰四人境，謂常融，玉隆，梵度，覆奕四天也。四人天外曰三清，大赤，禹餘，清微也。三清上曰大羅，又有九天，波利等九名。」或增至八十一天，不過求勝佛說耳。更有洞天福地之說。雲笈七籤卷二十七有天地宮府圖，叙洞天福地。洞天首爲三十六洞天：「太上曰十大洞天者，處大地名山之間，是上天遣羣仙統治之所。」

第一王屋山洞。號曰小有清虛之天，去王屋縣六十里，屬西城王君治之。

第二委羽山洞。號曰大有空明之天，去黃巖縣三十里，青童君治之。

第三西城山洞。號曰太玄愬真之天，在所未詳，屬上宰王君治之。

第四西玄山洞。號三元極真洞天，莫知其所在。

第五青城山洞。名曰寶仙九室之洞天，屬青城丈人治之。

第六赤城山洞。名曰上清玉平之洞天，在台州唐興縣，屬玄洲仙伯治之。

第七羅浮山洞。名曰朱明輝真之洞天，在循州博羅縣，屬青精先生治之。

第八句曲山洞。名曰金壇華陽之洞天，在潤州句容縣，屬紫陽真人治之。

第九林屋山洞。號曰元神幽虛之洞天，在洞庭湖口，屬北嶽真人治之。

第十括蒼山洞。號曰成德隱玄之洞天，在處州樂安縣，屬北海公消子治之。

次爲三十六小洞天。『太上曰，其次三十六小洞天，在諸名山之中，亦上仙所統治之處也。』

第一霍桐山洞。名霍林洞天，屬仙人王緯玄治之。

第二東嶽太山洞。名曰蓬玄洞天，屬山圖公子治之。

- 第三南嶽衡山洞。名曰朱陵洞天，仙人石長生治之。
- 第四西嶽華山洞。名曰惣仙洞天，真人惠車子主之。
- 第五北嶽常山洞。號曰惣玄洞天，真人鄭子真治之。
- 第六中嶽嵩山洞。名曰司馬洞天，仙人鄧雲山治之。
- 第七峨嵋山洞。名曰虛陵洞天，真人唐覽治之。
- 第八廬山洞。名曰洞靈真天，真人周正時治之。
- 第九四明山洞。名曰丹山赤水天，真人刁道林治之。
- 第十會稽山洞。名曰極玄大元天，仙人郭華治之。
- 第十一太白山洞。名曰玄德洞天，仙人張季連治之。
- 第十二西山洞。名曰天柱寶極玄天，真人唐公成治之。
- 第十三小瀉山洞。名曰好生玄上天，仙人花丘林治之。
- 第十四瀟山洞。名曰天柱司玄天，仙人稷丘子治之。

第十五鬼谷山洞。名曰貴玄司真天，真人崔文子治之。

第十六武夷山洞。名曰真昇化玄天，真人劉少公治之。

第十七玉笥山洞。名曰太玄法樂天，真人梁伯鸞主之。

第十八華蓋山洞。名曰容成大玉天，仙人羊公修治之。

第十九蓋竹山洞。名曰長耀寶光天，仙人商丘子治之。

第二十都嶠山洞。名曰寶玄洞天，仙人劉根治之。

第二十一白石山洞。名曰秀樂長真天，白真人治之。

第二十二岫嶠山洞。名曰玉闕寶圭天，屬仙人錢真人治之。

第二十三九疑山洞。名曰朝真太虛天，仙人嚴真青治之。

第二十四洞陽山洞。名曰洞陽隱觀天，劉真人治之。

第二十五幕阜山洞。名曰玄真太元天，屬陳真人治之。

第二十六大西山洞。名曰大西華妙天，尹真人治之。

第二十七金庭山洞。名曰金庭崇妙天，屬趙仙伯治之。

第二十八麻姑山洞。名曰丹霞天，屬王真人治之。

第二十九仙都山洞。名曰仙都祈仙天，屬趙真人治之。

第三十青田山洞。名曰青田大鶴天，屬傅真人治之。

第三十一鍾山洞。名曰朱日太生天，屬真人治之。

第三十二良常山洞。名良常放命洞，屬李真人治之。

第三十三紫蓋山洞。名紫玄洞照天，屬公羽真人治之。

第三十四天目山洞。名曰天蓋滌玄天，屬姜真人治之。

第三十五桃源山洞。名曰白馬玄光天，屬謝真人治之。

第三十六金華山洞。名曰金華洞元天，屬戴真人治之。

福地有七十二，自第一地肺山至第七十二東海山皆是。亦見雲笈七籤。『太上曰，其次七十二福地，在大地名山之間，上帝命真人治之，其間多得道之所。』茲不具錄。

四、賞功罰過之條規 既有神仙官府以治上下四方，則人類之善惡亦歸其昭察，而賞罰行焉。抱朴子微旨篇：「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魄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醑。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或作一日）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抱朴子對俗篇：「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算，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數本多者，則紀算難盡而漏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算速盡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凡此所述，與其所舉善惡各事項，備見於現今通行之太上感應篇。（此書亦在今道藏中。）要皆利用神道以爲恐嚇與引誘，使人類發仁慈之心，由社會以及物類，而消除自利害人

之慾焉，非無益耳。後世紫微功過格，太微功過格，因之而起。而儒生崇奉太上感應篇者，亦有明代袁

了凡之自訂功過格，以爲行善可以禳禍災而致福壽，自謂歷歷不爽，於是儒生信從者愈衆矣。

五、齋戒守庚申 至於道士，更當恪守道戒，其規條更繁瑣。雲笈七籤混元皇帝聖紀云：「按諸經齋法，略有三種：一者設供齋，以積德解愆；二者節食齋，可以和神保壽，斯謂祭祝之齋，中士所行也。三者心齋，謂澹淪其心，除嗜慾也，澡雪精神，去穢累也，掊擊其智，絕思慮也。」道教五戒：一者不得殺生，二者不得嗜酒，三者不得口是心非，四者不得偷盜，五者不得淫色，十善：一念，孝順父母。二念，忠事君師。三念，慈心萬物。四念，忍性容非。五念，諫諍蠲惡。六念，損己救窮。七念，放生養物，種諸果林。八念，道邊舍井，種樹立橋。九念，爲人興利除害，教化未晤（同悟）。十念，讀三寶經律，恆奉香花供養之。具凡人常行此五戒十善，恆有天人善神衛之，永滅災殃，長臻福祐。」此篇所叙齋期戒律甚多，不遑具載。最詳者爲老君說一百八十戒，云以授與干吉（即于吉）者，大要亦與太上感應篇所陳相出入，而較嚴密耳。

守庚申者，即因三尸之神，於庚申日上天，言人罪過，故須守之，使不能上天也。道士修養者所特重。雲笈七籤有庚申部，引中山玉櫃經服氣消三蟲訣云：「既食百穀，則邪魔生，三蟲聚。」註云：「蟲

有三名，伐人三命，亦號三尸。一名青姑，號上尸，伐人眼，空人泥丸，眼暗面皺，口臭齒落，鼻塞耳聾，髮禿眉薄，皆青姑之作也。二名白姑，號中尸，伐人腹，空人藏府，肺脹胃弱，失肌過度，皮癬肉焦，皆白姑之作也。三名血尸，號下尸，伐人腎，空人精髓，腰痛脊急，腿痺臀頑，腕疼脛痠，陰萎精竭，血乾骨枯，皆血尸之作也。此三尸毒流，噬嗑胎魂，欲人之心，務其速死，是謂邪魔。人死則尸化爲鬼，遊鬼幽冥，非樂天庭之樂也。常於人心識之間，使人常行惡事，好色欲，增喜怒，重腥穢，輕良善，感亂意識，令陷昏危。常以甲寅庚申日，上天曹，下訟地府，告人罪狀，述人過惡。十方刺史受其詞，九泉主者容其對，於是上帝或聽，人則被罰輕者，在世速遭，求爲不遂；重者奄歸大夜，身形成殃，都由人不能絕百穀，斷五味，誠嗜欲，禁貪妄，而自致其傷殞。內景玉書云：「百穀之實土地精，五味外美邪魔腥，臭亂神明胎氣零，三魂恍恍惚靡傾。要知成敗，彼之三蟲，由斯五穀也。」又洞章曰：「太上三氣化爲神符，號曰三元無量洞章，制命六甲，運使五行，率離還合，却死來生，消除三鬼，滌蕩五神。」五神，一曰五尸，三鬼，一曰三蟲。蟲尸互名，參神亂鬼。三尸，上尸，中尸，下尸也。五尸，青尸，赤尸，黃尸，白尸，黑尸。」又述神仙守庚申法云：「常以庚申日徹夕不眠，下尸交對，斬死不還。復庚申日徹夕不眠，中尸交對，斬死不還。復庚申日徹夕不眠，

上尸交對，斬死不還。三尸皆盡，司命削去死籍，著長生錄，上與天人遊。」蓋能斬三尸，則修道可無擾累矣。

六、符籙祈禳禁劾諸術 此則古之巫祝，史秦漢之方士，今日之巫覡，皆爲本等之行業，而今之道士，亦似舍此而外，無謀食之方耳。隋書經籍志云：「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授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齋金環一，并諸贊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贊，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云以爲約。弟子得籙，緘而佩之。其潔齋之法，有黃籙、玉籙、金籙、塗炭等齋，爲壇三成，每成皆置縣籙以爲限域，傍各開門，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於縣籙之中，魚貫面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其齋數之外有人者，並在縣籙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諸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并具贊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爲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餅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爲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爲醮。又以木爲印，刻星辰日月於其上，吸氣執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又能登刃入火而

焚勅之，使刃不能割，火不能熱。」可以見其大概。凡諸符別有治病消災辟邪等類，及諸祈禳禁勅之術不具記。又有呼召鬼神之法，謂之諾皋。抱朴子登涉篇：「登涉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逢星下，歷明堂，入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皋太陰將軍。」（皋謂呼號，諾謂應諾，禮稱人死登屋招魂，曰皋某後，其下必有人代應曰諾，今俗爲小孩叫喜尙如此。）酉陽雜俎有諾皋記，卽記鬼神之名以備呼召者也。（此卽呼召之法也。）

第十章 道教之修養

道教修養之方術，已備見於谷永之諫漢成帝（見漢書郊祀志）謂「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岩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註云：「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饑。」）由是觀之，谷永數言，已將道教中金丹、存思、服食、變化諸方術，包蘊無餘。亦道教承繼方士之證也。茲分述於左：

一、內丹 道與儒不同之處，首章已言之。儒家以性命爲天所賦，人不能違天，所修者行爲之道而已。易繫辭：「各正性命。」孔疏云：「性者，天生之質，剛柔遲速之別；命者，人所稟受，若貴賤夭壽之屬」是也。故孔子但言知命，遇事之杌隉，輒曰命也。孟子亦言「修身以俟命」以性爲固定，命爲不可抗者也。然道教則昌言性命雙修，欲得長生不死，羽化登仙之道，視性命爲可改移者，其思想過於儒矣。參同契養性立命章云：「將欲養性，延命却期，審思後末，當慮其先。人所稟軀，體本一無，元精雲

布，因氣託初陰陽爲度，魂魄所居，陽神曰魂，陰神曰魄，魂之與魄，互爲室宅。性主處內，立置鄴鄂，情主營外，築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爰斯之時，情合乾坤，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爲道舍廬，剛施而退，柔化以滋。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測水定火，五行之初。上善若水，清而無瑕，道之形象，真一難圖，變而分布，各自獨居。類如雞子，白黑相符，縱廣一寸，以爲始初。四肢五臟，筋骨乃俱，彌歷十月，脫出其胞，骨若可卷，肉滑若飴。」此卽所謂內丹，修養聖胎之法也。黃庭內景經云：「琴心三疊儼胎仙。」此言血脈和平之極，則聖胎成，脫胎而出，可以奪造化之功，以成仙道矣。修養以精氣神爲主，謂之三華。潛確類書云：「以精化氣，以氣化神，以神化虛，名三華聚頂。」後世之修道者有祕訣曰：「顯密圓通微妙訣，借修性命無他說，算來總是精氣神，謹固牢藏休漏泄。休漏泄，體中藏，汝授吾傳道自昌，口訣記來多有益，屏除邪欲得清涼。得清涼，光皎潔，好向丹臺常明月，月藏玉兔日藏烏，自有龜蛇相盤結。相盤結，性命堅，卻能火裏種金蓮，攢簇五行顛倒用，功完隨作佛和仙。」然而解之者曰：「此精不是交感精，此氣不是呼吸氣，此神不是思慮神，幸弗從自己身心摸索。」又引鍾離子之說曰：「涕唾精津氣血液，七般靈物總皆陰，若將此物爲丹質，怎得飛神上玉京。」則謂男子

真陽已洩，徒思以自家精血，交結丹胎，爲誤認玄旨，終不能成仙，是性命之圭旨，端在求練真陽耳。此蓋後世之道士修養，較舊派更進一步之談，謂人身之精氣，尙非可以得道，如悟真篇諸書所說者也。

二、存思 學道者以存思爲首要。卽存想神物，端一不離之謂。略舉一二：雲笈七籤存思部有存大洞真經三十九真法，存思三洞法，老君存思圖等。以及存思元父玄母訣之類，要皆存思天神與仙真下降身中而已。試舉其七星臥斗法以爲例：其言曰：「存思七星煥明北方，己身臥於七星斗中，華蓋之下。七曜之光，流煥紫景之外，冠覆於己身，在紫景之上，七曜之中。」此在抱朴子已言之地真篇云：「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此存一之法，思卽存思也。亦曰存想。天隨子云：『存謂存我之神，想爲想我之身。』其實道教意義，不僅如此。道教自天地星宿山川，以至人身五官五臟，皆有神名，皆欲存思結想以遇之者也。

三、服食燒煉 服食燒煉，尤爲道教所重，自秦漢方士所傳，遂爲修仙之要道，僅就抱朴子所言，

已不勝舉矣。最要者爲服炁（卽氣字）之法。抱朴子至理篇云：「服藥雖爲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

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善行氣者，內以養身，外以却惡，然百姓日

用而不知焉。吳越有禁呪之法，甚有明獻多炁耳。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床而已不染，又

以羣從行數十人，皆使無所畏，此是氣可以禳天災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擲人，以火燒

人屋舍，或形現往來，或但聞其聲音言語，而善禁者以氣禁之，皆卽絕，此是氣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

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善禁者以氣禁之，能辟方數十里上，伴侶皆使無爲害者。

又能禁虎豹及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炁禁金瘡，血卽登止。又能續骨連筋。以炁禁白刃，則可蹈之

不傷，刺之不入。若人爲蛇虺所中，以炁禁之，則立愈。」此皆方士之術也。服氣卽呼吸吐納之法，非但

服己身之氣，尤要能服天地陰陽之氣。莊子逍遙遊「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楚辭遠遊所謂

「飡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莊子李注云：「平日爲朝霞，日中爲正陽，日入爲飛泉，夜

半爲沆瀣，天玄地黃爲六氣。」楚辭王逸註云：「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

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日沈澹，沈澹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并天玄地黃之氣，是爲六氣。六氣卽天地日月之氣，仙人餐霞飲露，而道經亦有服食日丹月黃之法，卽服食日精月華之謂耳。

服自身之氣，最要者爲胎息，此卽老子所云「綿綿若存」者，其呼吸以鼻不以口，尤以丹田呼吸爲最要，所謂結聖胎者於此致功焉。抱朴子釋滯篇云：「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瘡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饑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嘯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自耳聞其炁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爲候也。漸習轉增其心數，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其功用如此。

此外服食草木金石之藥品，尤爲學道者所必需，草木之藥，神農本草已有言服之長生者，醫書道書所載，其方極多，不能具錄。至於秦漢以來，士大夫平時亦多服食草木金石以求長生，而反辟穀。

漢張良之道引不食穀，（道與導同，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李少君以穀道卻老方見漢武帝，（穀道謂辟穀不食之道）皆其例也。蓋本於莊子藐姑射神人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之說，謂辟除穀食始能仙也。道書云：「神仙以辟穀爲下，然却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可入道。」方書服草木之實而辟穀，譚子化書「有火煉鉛丹以代穀食者」，則竟以金石代五穀矣。

燒煉金石之故：一爲服食以求長生，一爲使成黃金以求富。漢以來此術日盛，歷代方士相承勿替，謂之金丹玉液，或曰黃白，謂黃金白銀（見漢書淮南王安傳注）變化之術也。或曰鉛汞，謂以鉛及汞（卽水銀）雜他藥入爐鼎中煉之，使成金銀及丹砂也。或曰爐鼎，卽煉丹之器具，其製造、放置，皆有法度。而內丹及房中術亦以爐鼎爲喻，並以鉛汞喻精氣焉。或曰龍虎，謂烹煉之水火也。名稱雖多，其爲煉丹則一。燒煉金石之法，道書言之最詳，不遑具舉，所謂石者，以五石爲最著，卽丹砂、雄黃、白礬、曾青、慈石，謂之五石散（見抱朴子金丹篇），亦曰寒食散。世說新語：「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覺神明開朗。』」癸巳存稿：「通鑑注言寒食散蓋始於何晏。又云：煉鍾乳、硃砂等藥爲之，言可避火食，故曰寒食。按寒食言服者食宜涼，衣宜薄，惟酒微溫飲，非不火食，其法漢張機製，在金匱要略

中。」魏晉南北朝士大夫以服石爲時尚，死者纍纍，而不知悔。其後則唐帝之服金丹而死者亦相繼焉。抱朴子金丹篇說金丹之効云：「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玄黃，用雄黃水、礬石水（一本作汞）戎鹽、鹵鹹、礬石、牡礪、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斤，以爲六一泥，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卽消壞，百病皆愈也。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斤火之，立成黃金。第五之丹名曰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至前。第六之丹名曰煉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黃金。第七之丹名曰桑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第八之丹名曰伏丹，服之卽日仙也。第九之丹名曰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此名九鼎丹。抱朴子又曰：「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師也。」此爲金丹之最上者，九鼎丹次之，五石散又次之。抱朴子云：「作此太清神丹，雖於九鼎，然是白日昇天上之法也。合之當先作華池赤鹽，良雪，玄白飛符，三五神水，乃

可起火耳。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仙，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七轉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轉者，循環變化之理，如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是也。燒煉之時愈久，則轉數愈多，藥力愈足，成仙愈速耳。

四、房中行躡變化。房中術已見漢書藝文志，所謂陰道者也。此亦自漢以來，直至晚近，與服食燒煉固爲世人所信行者。抱朴子至理篇云：「然行氣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之術，屢爲勞損，則行炁難得力也。」又微旨篇云：「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釋滯篇又云：「房中之術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以採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然抱朴子亦不甚以房中之術爲能成道。至理篇又云：「或曰，聞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爲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令失實，或亦姦僞造作虛妄，以欺誑世人，藏隱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觀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

仙，及却禍致福乎？」惟此術自醫方道書，若孫思邈外臺祕要，以及玉房素女諸書，仍不能擯棄之耳。行躡者，卽莊子刻意篇所云「熊經鳥申」之說也。張良之導引辟穀，卽是此法，漢代迄於後世，亦皆盛行。三國志華陀傳云：「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頸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抱朴子雜應篇云：「若能乘躡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躡道有三法：一曰龍躡，二曰虎躡，三曰鹿盧躡。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亦不能過此。」所謂飛遁之事，卽由此來，然尙需變化之術。

變化者，言能變化形體，使爲異人異物也。抱朴子遐覽篇云：「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爲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卽爲婦人，蹙面卽爲老翁，踞地卽爲小兒，執仗卽成林木，種物卽生瓜果可食，畫地爲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廚，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爲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興雲致雨，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爲千人，因風高飛，出入無間，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

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諳之。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雜應篇云：「鄭君云，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粉丸塗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折青龍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天樞之壤，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服清冷之淵以過幽闕之徑，或乘天一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可爲小兒，或可爲老翁，或可爲鳥，或可爲獸，或可爲草，或可爲木，或可爲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都隱者也。」

後漢書方伎傳：「費長房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跡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且日復詣翁，翁乃俱與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卽

長房形也，以爲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又「曹操因坐上，欲收左慈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卽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此皆能變化者也。後世有五遁之法，言能依金木水火土五行而遁形。其不能變化隱遁及白日飛昇而死者，道書謂之尸解，言將登仙，假託爲尸以解化也。集仙錄曰：「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尸解也。有死而更生者，有未斂而失尸者，有髮脫而形飛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至於以兵死者，謂之兵解。又有太陰煉形法：「死者尸體如生，爪髮潛長，蓋默鍊於地下，久之則道成矣。」酉陽雜俎云：「尸解，向曉向暮，謂之地主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錄氣，所謂太陰鍊形也。」

第十一章 唐宋之崇奉

南北朝崇奉道教已見於前。南朝宋文帝且立玄學，使何尚之、主之，召集生徒，與儒學並峙。北周武帝雖毀滅佛道二教，然帝死而卽復。隋文帝亦崇道，其開皇年號，卽採自道書者也。開皇二十年詔曰：「佛法深妙，道教虛融，咸降大慈，濟度羣品。凡在含識，皆蒙覆護，所以雕鑄靈相，圖寫真形，率土瞻仰，用申誠敬。其五嶽四鎮，節宣雲雨，江河淮海，浸潤區域，並生養萬物，利益兆人。故建廟立祀，以時恭敬。敢有毀壞偷盜佛及天尊像嶽鎮海瀆神形者，以不道論。沙門壞佛像，道士壞天尊者，以惡逆論。」保護二教，可云周至。唐是老子之後，唐書宗室系表曰：「李氏出自嬴姓，歷虞夏商世爲大理，以官命族爲理氏。至紂之時，逃難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爲李氏。家於苦縣。至乾，娶益壽氏女嬰敷，生耳，字伯陽，一字聃，周平王時爲太史。」唐高宗乾封二年，追號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始置崇玄學，於玄元廟，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立玄學博士，每歲依明經舉。二十九年，求明道德經及莊列文子者，於是道家諸子皆號爲真經。唐書百官志曰：「崇玄署，掌京都諸親名數，與道士帳籍，齋醮

之事。」又云：「開元二十四年，道士女冠隸宗正寺。」是直視道士爲宗室也。又云：「崇玄學曰崇賢館，博士曰學士，助教曰直學士，置大學士一人，以宰相爲之，領兩京玄元宮及道院。改天下崇玄學爲通道學，博士曰道德博士。未幾而罷。」以宰相領道觀，開宋人之先矣。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始建玄元皇帝廟於各地，畫玄元皇帝像，而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像陪祀，杜甫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詩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象，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發，旆旌盡飛揚。」其威儀煊赫可想，吳道子乃當時名畫家也。唐書玄宗本紀云：「天寶元年，享玄元皇帝於新廟。二年正月，作昇仙宮，加號玄元皇帝曰大聖祖。三月，享于玄元宮。追號大聖祖父周上御大夫敬曰先天大皇。改西京玄元宮曰太清宮，東宮曰太微宮。」其尊崇已極。唐代公主妃嬪，多入道爲女真，受金仙玉真諸封號。朝臣如賀知章之流，亦棄官乞爲道士。至唐武宗與宰相李德裕，因奉道之故，遂毀佛敎，勒僧尼還俗，乃並摩尼、景敎、火敎而盡滅之，可謂暴戾之至，然摩尼等派反從此混入道敎之內矣。

宋代尊奉道敎，以真宗徽宗爲盛。宋本趙氏，不能以老子爲祖，乃別造一道敎之祖，呼曰趙玄朗，

尊爲太上混元皇帝，使與太上玄元皇帝相對。宋史禮志七云：「大中祥符（真宗年號）元年正月乙丑，帝謂輔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三日，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將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命筆識之。自十二月朔，卽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屋南角有黃帛曳鷗尾上，帛長二丈許，絨物如書卷，纏以青纒三道，封處有字隱隱，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王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卽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下，旦跪奉而進，帝再拜受之，親奉安輿，導至道場。」又云：「帝於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語輔臣曰：朕夢先降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令再見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翼日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卽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蔽燈燭，觀靈仙儀衛，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黃霧起，須臾霧散，由西陞升，見侍從在東陞。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後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閏十月制，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祖母號曰元天大聖后。」此卽所謂趙玄朗也。（後世之趙玄壇當由此出。）

禮志又云：「上玉皇大帝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今玉皇大帝之俗稱由此起。大中祥符八年，賜信州道士張正隨爲虛靜先生，王欽若爲奏立授籙院及上清觀（今日太上清宮，在江西龍虎山上）蠲其田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卽後世江西張天師之始也。此時於京師建玉清昭應宮，會靈觀，管以宰相職。各路亦遍置宮觀，以待從諸臣退職者領之，號爲祠祿。迄於南宋未改。迨徽宗時而崇奉名色益繁。政和三年，詔求道敎仙經於天下。四年置道階，有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之名。後改爲大夫等名，使與文武官階同。六年，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主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於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卽左元仙伯，王黼卽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卽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爲九華玉真安妃。旋從靈素言，立道學，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列博士二員（以內經道德經爲大經，莊列爲小經，升貢及三歲大比，法同科舉）。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敎事爲紀志，賜名道史。上玉

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尋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上寶冊儀禮，一如上帝。又欲盡毀釋氏，宣和元年，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道士，僧爲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自稱教主道君皇帝，未幾而父子悉被金人虜去矣。然而宋人崇奉者仍盛，如北宋大儒周敦頤採無極之談，邵雍襲龍圖之易，（道藏於邵雍之皇極經世擊壤集皆採入。）南宋大儒朱熹，且爲參同契作註，至於真德秀之流，更無論矣。

第十二章 道藏之出現

自道教倡行以來，經典日多，漢書藝文志所載道家及方伎之書，以次包括於道教之內。最先者爲太平經。晉以來道經已甚繁，如抱朴子遐覽篇所載：道經有三皇內文，天文，元文，混成經，玄錄，九生經，二十四生經，九仙經，靈卜仙經，二化經，九變經，老君玉曆真經，墨子枕中五行記，溫寶經，息民經，自然經，陰陽經，養生書，太平經，九敬（一作都）經，甲乙經，青龍經，中黃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道引經，元陽子經，玄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敖經，子都經，張虛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入山經，內寶經，四規經，明鏡經，日月臨鏡經，五言經，柱中經，靈寶皇子心經，龍躡經，正機經，平衡經，飛龜振經，鹿盧躡經，蹈形記，五嶽經，隱守記，虛元經，牽牛中經，玉彌記，臘成記，六安記，鶴鳴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山陽記，玉策記，入室經，左右契玉曆經，昇天儀，九奇經，更生經，四杵經，食日月精經，食六氣經，丹一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百守攝提經，丹壺經，岷山經，魏伯陽內經，日月廚食經，步三罡六紀經，入軍經，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鴈經，三十六水經，白虎七變經，道家地行經，黃白要經，八公黃白經，天師神器經，

枕中黃白經，白（一作帛）子變化經，移災經，壓禍經，中黃經，文人經，消子天地人經，崔文子肘後經，神光（一作仙）占方來經，水仙經，尸解經，中遁經，李君包天經，包元經，黃庭經，淵體經，太素經，華蓋經，行廚經，微言，內視經，文始先生經，歷藏延年經，南闕（一作闕）記，協龍子記，九宮三五中經，宜常經，節解經，鄒陽子經，玄洞經，玄示經，箕山經，鹿臺經，小僮經，河洛內記，舉形道（一作迪）成經，道機經，見鬼記，無極經，宮氏經，真人玉胎經，道根經，反胎胞經，枕中清記，幻化經，詢化經，金華山經，鳳網經，召命經，保神記，鬼谷經，凌霄子安神記，去丘子黃山公記，玉子五行要真經，小餌經，鴻寶經，鄒生延命經，安魂記，皇道經，九陰經，雜集書錄，銀函玉匱記，金板經，黃老仙錄，原都經，玄元經，日精經，渾成經，三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經，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經，入五毒中記，休糧經等。以及諸圖諸符，不可勝記。隋書經籍志稱道書有經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餌服四十六部，一百六十七卷，房中十三部，三十八卷，符錄十七部，一百三卷，共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而道藏亦出現於世。宋張君房雲笈七籤序云：「盡得所降到道書，並續取到蘇州舊道藏經本千餘卷，越州台州舊道藏經本亦各千餘卷，及朝廷續降到福建等州道書，明使摩尼經等。與諸道士依三洞綱條，四部錄略，品詳科格，商較異同，以銓次之。僅

能成藏，都盧四千五百六十五卷，起千字文，天字爲函目，終於宮字號，得四百六十六字，且題曰大宋天宮寶藏。距天禧三年春寫錄成七藏。而宋鄭樵通志藝文略更詳爲分類，計有老子、莊子、諸子、陰符經、黃庭經、參同契、目錄、傳記、論書、經科儀、符籙、吐納、胎息、內視、道引、辟穀、內丹、外丹、金石藥、服餌、房中、修養。計老子九十部二百九十卷，莊子四十九部五百一十六卷，諸子四十六部二百九十四卷，陰符經三十九部五十四卷，黃庭經三十部五十七卷，參同契一十九部三十一卷，目錄十一部一百四十四卷，傳一百三部四百四卷，記三十二部九十三卷，論五十八部一百五十一卷，書四十四部四百五十二卷，經八十五部一百八十六卷，科儀五十四部七十八卷，符籙一百三部一百五十九卷，吐納七十四部九十四卷，胎息三十部三十九卷，內視二十三部二十五卷，道引二十部二十二卷，辟穀八部八卷，內丹四十部四十四卷，外丹二百三部三百一十卷，金石藥三十一部三十五卷，服餌四十八部八十六卷，房中九部十八卷，修養七十四部一百一十八卷。凡道類二十五種一千三百二十三部三千七百六卷。可謂盛矣。蓋道藏之刊布，欲與佛藏競爭，如雲笈七籤所言，雖明使摩尼教經，亦不憚收羅入之，故見其多耳。

第十三章 南北之分宗

自道教極盛，而宗派之分以起，皆始於遼金之世。南宗起於遼劉海蟾，北宗起於金王壽。南宗先修性，北宗先修命，於是道教性命雙修之旨，至此遂有先後矣。劉海蟾名操，遼進士，後爲呂純陽弟子。陝西通志則云：『劉海蟾，後梁陝西人，名哲，字元英，號海蟾，子事燕王，劉守光爲相，喜黃老之學。一日，有道人自稱真陽子來謁，設事設譬，海蟾大悟，遁跡終南山下，丹成，化鶴飛去。』此則時代有誤也。王壽，一作壽，金咸陽人，號重陽子，世稱重陽真人，性倜儻尚義，不拘小節，遇異人得道。大定初，東遊海上，棲息登州府城南修真觀，馬丹陽、丘長春、王玉陽、譚處端，皆其弟子。至元代而又有三派之分別：元史釋老志云：『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之龍虎山。相傳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則命廷臣郊勞，待以客禮。特賜玉芙蓉冠，組金無縫服，命主領江南道教，仍賜銀印。十八年，二十五年，再入覲，世祖嘗命取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劍觀之，語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幾，而天師劍印，傳子若孫，尙至今日，其果有神明之相矣乎。」嗟嘆久之。子

孫世襲領江南道教，主領三山符籙。」此卽江西張天師，世稱正一真人者所自始也。（通鑑輯覽稱「元世祖詔封張宗演爲嗣漢天師，演道靈應冲和真人。」此實爲張氏世襲天師之始。）又云：「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劉德仁之所立也，其教以苦節危行爲要，而不妄取於人，不苟侈於己者也。五傳而至酈希誠，居燕城天寶宮，見知憲宗，始名其教曰真大道，授希誠太玄真人，領教事。」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蕭抱珍，傳太一三元法籙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一。」蓋支派益多矣。惟丘長春一派最受元代隆遇。長春名處機，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年十九爲全真。（道士出家不娶者爲全真，在家者名火居道士。）師事重陽王真人，成吉思汗在雪山，遣使求之。長春應命，行萬有餘里，絕沙漠，自崐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問長生久視之道，告以清心寡欲爲要。成吉思汗稱爲神仙，仍遣使送還。其後疊降諭云：「成吉思皇帝聖旨：道與諸處官員每，丘神仙應有底修行底院舍等，係逐日念誦經文告天底人每，與皇帝祝壽萬萬歲者所據，大小差發賦稅都休教著者。據丘神仙底應係出家門人等，隨處院舍，都教免了差發賦稅者。其外詐推出家，影占差發底人每，告到官司，治罪斷案。主者奉到如此，不得違錯，須至給照用者。右付神仙門下收執。照使所據，神仙應係出家門人精嚴住持院子底人等，並

免差發稅賦，准此。癸未羊兒年三月（御寶）日。』又云：『宣差阿里鮮面奉成吉思皇帝聖旨：丘神仙奏知來底公事，是也。嚟好。我前時已有聖旨文字與你來，教你天下應有底出家善人都管著者，好的歹的，丘神仙，你便理合，只你識者，奉到如此。癸未年九月二十四日。』於是儒釋道三教之人，悉歸道派所管領矣。

第十四章 元代之焚經

當時道教既受元朝之優待，又命管理「天下應有底出家人」，則其權勢之重可知，故僧祥邁撰至元辯僞錄卷四云：『獨免丘公門人科役，不及僧人及餘道衆，古無體例之事，恣欲施行。』回至宣德等州，屈僧人迎拜，後至燕城，左右鼓獎，恃力侵占，使道徒王伯平驕從數十，懸牌出入，馳躍諸州，便欲通管僧尼。『毀夫子廟，毀佛像，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則其專橫可知也。長春歿後，元朝始命人分掌二教。元史憲宗紀：『元年，以僧海雲掌釋教事，以道士李真常（按李志常號真常子，此是志常之訛）掌道教事。次年又以西域僧那摩爲國師，總天下釋教。』釋教既有奧援，由是與道教爭端遂起。先是元朝對於諸教，悉皆容納，常於帝前開會辯論。西元一二五四年（憲宗四年）五月三十日（陽曆）基督教師盧布魯克（Rubruck）曾在和林共景教師一人，回教師一人，合駁道人（*tan-nan*）〔卽蒙古語之 *doin* 僧也〕主張一神之說。次日蒙古汗（*Mangu*）〔憲宗〕告盧曰：『吾人惟信一神，神予人多道，亦猶予人手多指。』此語與辯僞錄卷四所記：『帝時舉手而諭之曰：譬如五指

皆從掌出，佛門如掌，餘皆如指。」之說相類。憲宗五年，又召少林長老及道士李志常於大內萬安閣下辯論，志常詞屈，由是降詔，禁止毀壞佛像，並偽造經文。至世祖又降詔云：「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道與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隨路宣慰司、按察司、達魯花赤、管民官、管軍站人匠等官，并衆先生（元代稱道士爲先生）每，在前蒙哥皇帝（卽憲宗）聖旨裏，戊午年，和尚先生每折證佛法，先生每輸了底上頭，教十七個先生剃頭做了和尚，更將先生每說謊做來的化胡等經，并印板，都燒毀了者。隨路觀院裏畫著底，石碑上鑄着底，八十一化圖，盡行燒毀壞了者。歷道來，如今都功德使司奏，隨路先生每，將合毀底經文并印板，至今藏着，卻不曾毀了。更保定真定太原平陽河中府王祖師庵頭，關西等處，有道藏經板。這般奏的上頭，教張平章、張右丞、焦尙書、泉總統，忽都于思、翰林院衆學士、中書省客省使部，〔按辯偽錄卷六及本文後，皆有中書省客省使都魯，此處似脫魯字。〕中書省宣使苦速丁淵、僧錄真藏、僧判衆講主、長老等。張天師〔宗演〕、祁真人〔志誠〕、李真人〔德和〕、杜真人〔福春〕、衆先生每，一同於長春宮內分揀去來。如今張平章等衆人每回奏：「這先生家藏經，除道德經是老君真實經旨，其餘皆後人造作演說，多有詆毀釋教，偷竊佛語，更有收入陰陽醫藥諸子

等書，往往改易名號，傳注訛舛，失其本真。僞造符咒，妄言佩之。今人商賈倍利，夫妻和合有如鴛鴦，子嗣蕃息，男壽女貞。誑惑萬民，非止一端。意欲貪圖財利，誘說妻女。至有教人非妄，佩符在臂，男爲君相，女爲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傷害等。及令張天師、郝真人、李真人、杜真人，試之於火，皆求哀請命，自稱僞妄，不敢試驗。今議得除老子道德經外，隨路但有道藏說謊經文，并印板，盡宜焚去。」

又據郝真人、李真人、杜真人等奏告：「據道藏經內，除老子道德經外，俱係後人捏合不實文字，情願盡行燒毀了，俺也乾淨。」准奏，今後先生每依著老子道德經裏行者。如有愛佛經底，做和尚去者。若不爲僧道，娶妻爲民者。除道德經外，說謊做來底道藏經文，并印板，盡行燒毀了者。今差諸路祥教泉總統，中書省客省使都魯前去聽旨到日，不問是何官吏、先生、道姑、秀才、（指儒生）軍民人匠、鷹房打捕、諸色人等，應有收藏道家一切經文，本處達魯花赤管民官，添氣力用心拘刷，見數分付與差去官眼同焚毀。更觀院裏畫着底，石碑上鑄着底，八十一化圖，盡行除毀了者。自宣諭已後，如有隨處隱匿道家一切說謊捏合，誘釋教，偷竊佛言，窺圖財利，誘說妻女，如此誑惑百姓符咒文字，及道家大小諸般經文。若所在官司不添氣力拘刷，與隱藏之人一體要罪過者外，民間諸子醫藥等文書，自有板

本不在禁限。准此。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蓋自喇嘛教爲元代尊奉，世祖賜號教主八思巴爲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而僧徒勢焰大盛，遂有焚經退寺之舉。道藏中所有老子化胡經之類，悉行焚燬，而道士之氣亦不揚矣。

第十五章 明清之道教

明代僧道皆置官以管其衆。明史職官志：「京師置道錄司左右正一、二人（正六品）左右演法，二人（從六品）左右至靈、二人（正八品）左右元義、二人（從八品）神樂觀提點，一人（正六品）知觀，一人（從八品，嘉靖中革）龍虎山正一真人、一人（正二品）洪武元年，張正常入朝，去其天師之號，封爲真人世襲，隆慶間革真人，止稱提點，萬曆初復之。」法官、贊教、掌書、各二人，閣阜山、三茅山、各靈官一人（正八品）太和山提點，一人道錄司掌天下道士，在外府州縣有道紀等司分掌其事，俱選精通經典、戒行端潔者爲之。神樂觀掌樂舞，以備大祀天地神祇及宗廟社稷之祭，隸太常寺，與道錄司無統屬。洪武元年立善世元教二院，四年革，五年給僧道度牒，十一年建神樂觀於郊祀壇西，設提點，知觀（初提點從六品，知觀從九品，洪武十五年陞提點正六品，知觀從八品，凡遇朝會提點列於僧錄司左善世之下，道錄司左正一之上）十五年始置僧錄司、道錄司（各設官如前所列）僧凡三等，曰禪、曰講、曰教。道凡二等，曰全真，曰正一。設官不給俸，隸禮部。『府置道紀司，都紀一人（從九品）副

都紀一人。州置道正司，道正一人，縣置道會司，道會一人，俱洪武十五年置，設官不給祿。『明帝歷世奉道亦甚至，世宗尤躬親齋醮，不理朝政。道士邵元節本龍虎山上清宮道士，封爲清微妙濟、守靜修真、凝元衍範、志默秉誠，致一真人，統轄朝天、顯靈、靈濟三宮，總領道教，賜金、玉、銀、象牙、印各一。陶仲文封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授少保禮部尙書，加少傅少師，封恭誠伯。世宗又上皇考道號，爲三天金闕、無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尊，開真仁化大帝。皇妣號爲三天金闕、無上玉堂、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帝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元真君。後加號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圓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號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當時道士除煉丹服食外，且以能焚香召鶴，爲仙真下降之證，其伎倆亦可視矣。至清代雖亦崇奉，但不若前朝之甚，且聽廷臣之言，對於張天師，始但許稱正一真人，由二品降爲五品，後又不許朝覲，令禮部帶領引見。乾隆四年，又禁正一真人傳度，道教從此衰矣。但人民崇奉，延請祈禳超度者，仍比比皆是耳。

第十六章 現行之道藏

現行之道藏，爲明萬曆時重修，除元代已焚無從列入外，新增者亦夥，間以扶鸞所得，且有託之於呂祖文昌降筆者。道藏刊行於北平白雲觀，明白雲觀道士白雲霽爲道藏目錄詳註，載入清四庫全書。其目分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正一、七部。三洞部各分本文、神符、玉訣、靈圖、譜錄、誠律、威儀、方法、衆術、記傳、讚頌、表奏、十二類。太玄、太平、太清、正一四部，號爲四輔，不分類。四庫全書提要云：『白雲霽字明之，號在虛子，上元人。是書成於天啓丙寅，以道藏之文，分門編次，大綱分三洞、四輔、十二類，每條各有解題，如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之例。所列諸書，多摺拾以足卷帙。如劉牧易數鈞隱圖、遺論九事、張理易象圖說內外篇、雷思齊易外別傳（案此本俞琰之書，雲霽誤以爲思齊）、易筮通變、易圖通變、舊皆入易類。穆天子傳舊入起居注類。山海經舊入地理類。揚雄太玄經、邵子皇極經世、鮑雲龍、天原發微、舊皆入儒家類。墨子舊入墨家類。素問、靈樞經、八十一難經、孫思邈千金方、葛洪肘後備急方、急救仙方、仙傳外科秘方、寇宗奭本草衍義、舊皆入醫家類。公孫龍子、尹文子、舊入名家類。韓

非子舊入法家類。孫子舊入兵家類。鬼谷子舊入縱橫家類。鬻子，鵬冠子，淮南子，子華子，劉子，馬總意林，舊皆入雜家類。錄異記，江淮異人錄，舊皆入小說家類。黃帝宅經，龍首經，金匱玉衡經，玄女經，通占大象歷，星經，靈棋經，舊皆入術數家類。陶弘景華陽隱君集，邵子擊壤集，吳筠宗玄集，舊皆入別集類。雖配隸或有未安，門目或有改易，然總無以爲道家言者，今一概收載，殊爲牽強。蓋二氏之書，往往假借附會以自尊其教，不足深詰也。」按明又有續道藏，則並焦氏易林及堪輿之書，亦皆列入焉。

第十七章 結論

以上所述道敎沿革與其內容，但陳簡略，未極波瀾，然大凡可觀矣。原夫道本行路，轉爲行爲，三代以神道設敎，於是有巫祝史之官。戰國以來，方士朋興，祈禳禁呪，黃白呼吸道引，服餌之術先後出，於是東漢始有鬼道，所謂太平道、天師道之類，時佛法輸入，亦稱曰浮屠道，蓋皆以道爲名，初不云敎也。迨道士以道之名專爲己有，謂之道敎，而佛儒二敎亦起而鼎峙矣。道敎襲莊老之玄言，學巫祝之祭禱，行方士之術數，包羅已至，猥雜更摹，倣佛經，抄襲名字，如毘盧遮那、藥王、血湖、地獄、諸天（酉陽雜俎謂其數同，名別，然名亦有相同者，如兜術、兜率，及梵輔、梵度等之襲用梵字是也）等名，以及佛書辭義，如劫數、三昧、轉輪五道、妙法蓮華之類，不可勝記，了無意味。朱子所謂：『自家有寶瓶，不知貴重，反向隣家籬邊屋角，竊其破磁碎瓦，討取生活。』（佛書亦有襲道經者，可參看道佛二敎相詆章。）蓋道家之言，足以清心寡欲，有益修養，儒家所不及。儒畏天命，修身以俟，佛亦謂此身根塵幻合，業不可逃，壽終有盡。道敎獨欲長生不老，變化飛昇，其不信天命，不信業果，力抗自然，勇猛何如耶。燒煉黃

白，起於方士，道流承之，鉛汞爐鼎，龍虎水火，勞勞千載，而金丹終於無功。然其術西傳大食，旋入歐洲，至十九世紀，化學始立。迄今進步一日千里，闡明電子原子循環變化之道，黃金可成，殆非虛語。他若生理物理之研究，醫學藥學之昌明，而長壽難老卻病之方，亦復可期。故道教之說，雖多虛誕，其思想非無可取，惜不知科學，費精神於無用之地，有似擲黃金於虛牝耳。然則略舉其源流，兼及規章、經說、方術等類，俾欲知道教真相者，稍得悉其眉目，以資鏡戒焉，非無用也。矧道教實中國固有之宗教，剖析而分明之，豈非學者之責哉。

